



新西域文库·欧亚战略丛书
天山文化工作室 编

中亚政局

走势微妙

主 编 潘志平
副主编 石 岚

ZHONGYA
ZHENGJU
ZOUSHI
WEIMIAO

新疆人民出版社

◎ 新西域文库·欧亚战略丛书
丛书策划人 王淑梅

◎ 责任编辑 王淑梅

中亚政局
走势微妙

新西域文库·欧亚战略丛书
天山文化工作室 编

中亚政局

走势微妙

主 编 潘志平

副主编 石 岚

ZHONGYA
ZHENGJU
ZOUSHI
WEIMIAO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862781

新疆人民出版社

天山文化研究工作室

顾问委员会

张秀明 冯大真 段桐华 柳耀华 李 征

学术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纪大椿 杨发仁 何培新 陈延琪 马品彦

沈君立 赵继峰 杜 瀚 王智娟 郭正礼

徐震同 王淑梅 齐文礼 蔡豪烈 王晓丽

工作室

主 任 潘志平

副主任 汪天山

目 录

新疆周边形势分析蓝皮书◇2004年◇年度报告

- 中亚政局:走势微妙 潘志平(1)
- 中亚伊斯兰运动与地区安全 石 岚(60)
- 中南亚恐怖活动与地缘背景 赵继峰(97)
- 2004:中亚恐怖活动新特点 石 岚(112)
- 日趋恶化的中南亚地区毒品问题 肖 斌(129)
- 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及其趋势 艾莱提·托洪巴依(155)
- 塔吉克斯坦政治转型评述 肖 斌 张晓慧(183)
- 车臣:2004:恐怖袭击大疯狂的一年 胡红萍(197)
- 2004年:印度迈向大国的关键一年 文 丰(219)
- 新疆边界安全的历史回顾与长治久安方略 陈延琪(246)
- 新疆长治久安的探索,国家统一的战略思考 潘志平(263)
- 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对新疆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 吴福环(275)
- 新疆周边国家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胡红萍(279)
- 开拓中南亚市场的思考 潘志平(328)
- 完善新疆口岸网络的重要设置
——乌什别迭里口岸开发的必要性 陈延琪(334)
- 新疆建成我国西部国际商贸中心的比较优劣势分析
..... 秦放鸣(348)
- 附录一:2004 哈萨克斯坦学术考察记 吴福环(368)
- 附录二:2004 年新疆周边大事记 (388)

中亚政局：走势微妙

潘志平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本篇要目

一、“越反越恐”的世界

恐怖大扩散

周边

恐怖威胁风险评估

问题讨论

二、中南亚地缘政治：乍暖还寒

大国关系

上海合作组织：启动东方反恐机制，开辟现代“丝绸之路”

中亚经济：发展势头继续看好

经济合作的亮点

“东突”：暗流涌动

三、展望：走势微妙

悬念之一：伊朗，会不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下一目标

悬念之二：阿富汗，部落长老古树嫁接“美式民主”能结

出什么果

悬念之三：“金新月”鸦片连连大丰收意味着什么

悬念之四：“天鹅绒革命”会不会蔓延

悬念之五：费尔干纳：恐怖危机是否还会爆发

结论

本书是关于2004~2005年中亚局势的分析研究。在度过“乍暖还寒”的时期后，中亚政局悬念迭出，地缘政治走势微妙。

一、“越反越恐”的世界

2004年9月11日，即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后的三周年之祭日，此时，各国政要、学者、国际问题观察家或讲演或撰文，不约而同地诉说一样的话语：反恐怖，越反越恐。这就是本年度国际大环境的基本态势，新疆周边的中南亚地区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但大体上还是局部性的。

恐怖大扩散

自“9·11”以来，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发生，中心地区在中东的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同时在西起摩洛哥、西班牙，东至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北至俄罗斯、土耳其广大地方，恐怖大范围地扩散。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越来越残暴。除了绑架、自杀式爆炸、劫机外，手段更加残忍，如恐怖组织网站上向全球反复播出血淋淋的斩首画面，是本年度最令人发指的。

第二，滥杀和屠杀。如果说在伊拉克攻击的主要对象还是针

对美军、外国人，那么在更多的地方，如马德里、别斯兰，其攻击的目标则是与之毫无关系的平民、妇女孩童。如果说有什么与先前不同，那就是今天恐怖分子更多地将暴力对准了脆弱的软目标。

第三，新生代恐怖分子崛起。本·拉丹仍藏在某个角落，不时如幽灵般现身于电视、广播，“基地”组织已变成砍掉一个头又长出更多头的“七头蛇怪”。美国情报官员警告：“‘基地’组织把它的意识形态传播给别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其影响的其他极端组织已构成下一轮恐怖威胁。”反恐专家相信，更加捉摸不定的新一代极端分子已接过大旗^[1]。所谓的“第二代本·拉丹”，即本·拉丹的部下扎卡维、印度尼西亚人朱尔卡奈安、摩洛哥人阿齐兹等，这些嗜血成性的年轻的恐怖分子已走到前台^[2]。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美国。“9·11”事件的三年间，美国经历了从被同情到遭人厌恶的过程。在打击与恐怖大亨本·拉丹狼狈为奸的塔利班的“反恐”战争中，美国得到广泛支持，随后美国甩开联合国在全球一片“反战”浪潮中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在军事上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同时，政治声誉却遭到难以弥补的损害。“9·11”事件三周年之际，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仇恨美国”的文章，文中说道：“2001年9月12日，法国《世界报》主编玛丽留下一句名言——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美国人。三年后我们却成了反美主义。”^[3]“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会造就一百个本·拉丹”——目前伊拉克混乱现状和国际恐怖主义无论在规模、区域、手段和目标上都呈现出日益猖獗的趋势，验证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这一预言。

美军打下巴格达已一年半，但那里天天是血腥的战斗，美军在苦苦撑着。2004年11月当月驻伊美军就有136人死亡，创伊战以来美军月死亡最新纪录，截至2004年11月底，驻伊美军死

亡总数达 1 274 人，受伤总数达 9 765 人。有观察家分析说：伊拉克正进行的民族主义战争、宗教战争、恐怖主义战争、破坏性战争、绑架战、内战和文明之间的战争，这七场战争都有不同的背景、手段，参战者、袭击对象、袭击地域没有固定模式，这是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复杂的大混战。伦敦国际战略所的最新报告称：伊拉克战争增加了恐怖主义风险，也许要等到五年后伊拉克本国的军队才能从联军那里接手^[4]。美国的一位军事教授十分悲观：没有 10 年时间，难以脱身^[5]。黎巴嫩的一位宗教领袖也预言：美国占领伊拉克将持续 10 年以上^[6]。2004 年 8 月 30 日，布什总统不得不承认，反恐胜利得等美国的下一代人^[7]。美军还不得不长期陷在伊拉克的泥潭，如上述的西方权威报告所称：“对伊拉克的占领，将继续使美军倒霉。”^[8]而一批美国著名退役将军散布令布什不快的言论，诸如，“根本看不到一丝曙光，噩梦已变成了现实”，“美军进入伊拉克就像德军当年进军斯大林格勒”，“布什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会比在越南输得更惨”，等等^[9]。

从另一方面看，2004 年恐怖主义固然气焰嚣张，但种种迹象表明，它已开始失去人心和影响。伊拉克费卢杰的伊斯兰宗教领袖说：“先知穆罕默德甚至反对肢解一只死了的疯狗。费卢杰发生的事件（肢解美国平民）是对伊斯兰教义的曲解，是违反伊斯兰教的行为。”埃及的一位著名的宗教领袖也站出来说：“斩首和凌辱尸体违背伊斯兰教义。”^[10]法国一位中东问题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强烈反对恐怖活动，伊斯兰世界相信，如今发生的一切正在摧毁穆斯林文明社会，他们担心恐怖活动将导致浩劫和毁灭^[11]。俄罗斯鞑靼斯坦的宗教领袖则指出：恐怖主义没有民族属性和信仰。这是因为指使恐怖分子犯罪的往往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经济或社会原因。虽然在某些恐怖事件中，有穆斯林参与，但恐怖分子本人并非真正的穆斯林，他们代表的

是“穆斯林的法西斯主义”^[12]。阿拉伯知识界和世界穆斯林的有识之士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还在深入,无论如何这样的讨论既然已经开始,就非常有意义。

周边

本报告所谓的“新疆周边”还是如以往所定义的“中南亚”,即:“我国新疆境外附近的中亚五国,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地区、伊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最近的十来年“三股势力”在这里一直比较活跃,阿富汗、费尔干纳、克什米尔和车臣成为危险的四座“火药桶”。塔利班、车臣恐怖分裂武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伊扎布特(解放党, Hizbut Tahrir)、克什米尔的圣战者组织和亡命于此的“东突”等组织,是最具危险的暴力恐怖组织,它们兴风作浪,遥相呼应,在新疆周边形成恐怖的“双月”带:

车臣——中亚——阿富汗;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

这两条恐怖“月牙形”焦点在我南疆正对面的费尔干纳盆地。这就是世纪之交新疆周边恐怖主义活动的基本态势。

“9·11”后,随着塔利班被打垮,当时正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并肩作战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的基本力量也受到重创。阿富汗、费尔干纳这两座“火药桶”明显降温。近两年,随着印度、巴基斯坦走向和解,克什米尔虽不时发生恐怖爆炸,但局势也不像前些年那样可怕,只有车臣还在持续

* 现在一般的提法是“车臣反政府武装”或“车臣非法武装”。考虑到这伙武装是以恐怖暴力活动实现其分裂的政治目标,因此,我们认为,称之为“车臣恐怖分裂武装”似乎更恰当些。

地闹着。2003年是个比较关键的转折之年,如我们在上一年度的报告中指出,新疆周边开始走出“三个主义”的阴霾。2004年,新疆周边的局势发展不大平衡,问题和麻烦主要在三个地带:俄罗斯车臣及其附近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及其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割的费尔干纳盆地;与阿富汗相接壤的巴基斯坦南瓦济里斯坦地区。

1. 车臣:大疯狂的一年

2004年,为阻止和平重建,车臣恐怖分裂武装大疯狂了一年^[13]。

2003年3月23日,车臣进行公民公决,通过车臣共和国新宪法草案、总统选举法草案、议会选举法草案。89%的选民参加投票,赞同新宪法的占投票总数的95%。这意味着车臣广大人民对恐怖分裂说不。2003年10月5日,车臣大穆夫提(伊斯兰高级神职人员)卡德罗夫以占87%的绝对多数当选车臣总统,为车臣和平进程带来了希望。但是这位新总统壮志未酬,便在2004年5月9日的恐怖爆炸中丧命。2004年8月29日,车臣再次举行总统大选。为阻止破坏这次大选,车臣恐怖分裂武装连续袭击民航、地铁,9月1日至3日,在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制造了一起绑架1200多名学生、儿童的“别斯兰事件”,将其暴力恐怖活动推向高潮。“别斯兰事件”是俄罗斯的“9·11”,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莫斯科爆发了十几万人的反恐示威游行。俄罗斯杜马以385票对47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反恐法》,赋予克里姆林宫极大的权力,包括在受到恐怖袭击威胁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限制自由言论、钳制通讯和审查新闻媒体,允许克里姆林宫在怀疑存在恐怖主义威胁的地区进行60天的镇压、电话监听、支票检查、行动限制等。普京政府发誓向国际恐怖主义开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恐怖分子黑名单,加紧对恐怖分子的搜捕、打击力度,悬赏3亿卢布(约合1000万美元)抓捕、捉拿车臣恐怖分裂

武装头目巴萨耶夫、马斯哈多夫。车臣恐怖分裂武装则悬赏 2 000 万美元干掉普京。

车臣恐怖分裂武装一直得到西方明里暗地的支持，拥有冲锋枪、机枪、狙击步枪、掷弹筒、“黄蜂式”火焰喷射器、“针式”肩扛式导弹、反坦克地雷、TNT 炸药、塑料炸弹、夜视仪、卫星电话等。这些武器，部分是从俄罗斯军工厂搞到，部分是从非法军火市场上购得。有报导说，只要有钱，搞炸药就像买土豆一样方便。其资金部分来自海外极端组织，部分来自毒品犯罪。据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原苏联秘密制造的“核手提箱”有 84 个不知去向。西方专家认为，有的“核手提箱”已落入车臣恐怖分裂武装手中。

“别斯兰事件”发生后，在强大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车臣恐怖分裂分子中发生内讧。马斯哈多夫 2004 年 9 月 24 日在网站上发表声明：“我领导的车臣共和国领导层和武装部队与此次恐怖事件无关。在战争结束后，犯下罪行的人，包括巴萨耶夫都将接受法庭审判。”2004 年 11 月 7 日俄联邦车臣官方向外界证实，马斯哈多夫已准备放弃抵抗并试图与当地官员接触讨论投降事宜。俄联邦车臣共和国总统阿尔哈诺夫表示：马斯哈多夫应接受法庭审判，但任何有条件的政治谈判都是不能接受的，任何人都不许同马斯哈多夫进行这类谈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谴责“别斯兰事件”的同时要求俄罗斯与车臣反叛领导人进行政治谈判。普京的回答是：“你们为什么不同本·拉丹谈谈，为什么不把他邀请到布鲁塞尔或者是白宫举行会谈，问问他想要什么，然后给他，让他安静地离开。你们为什么不那样做。”车臣恐怖主义的本质是分裂问题，它关系到俄罗斯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已触及俄罗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正如俄罗斯国防部长所言：“这是战争。如果不想成为国际难民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胜利。因为俄罗斯离开北高加索，那明天就会有人要求俄罗斯放弃西伯尼亚、乌拉尔

……”对于俄罗斯而言，车臣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它别无选择[14]。

2. 乌兹别克斯坦：遭受两轮恐怖袭击

2004 年中亚政局整体上相对平静，问题主要出在乌兹别克斯坦，春季和夏季先后发生两轮恐怖袭击。

春季袭击发生在 3 月底 4 月初，事发地点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和它的西南重要城市布哈拉，袭击造成了 47 人死亡。恐怖分子原计划在庆祝传统春节(3 月 21 日)时实施爆炸，但由于当地警方事前的精心防备而落空。恐怖分子的背后是一些富有的、势力强大的极端主义集团。外电报导，3 月 30 日，在塔什干整整一天都能听到爆炸声和射击声。据乌兹别克斯坦官员说，在首都西北近郊一条通往总统官邸的公路检查站，警察拦住一辆小汽车，有两名恐怖分子引爆了身上的炸药；另有 16 名恐怖分子在一幢公寓楼内被打死，有的是被警察击毙，有的则是引爆手榴弹自杀^[15]。经调查，恐怖分子经过半年多的严密准备，所使用的武器、爆炸装置、极端宗教的理念、专门设计的对付无辜百姓的手段等，充分表明此次事件是精心策划的预谋事件。恐怖分子采取的自杀性袭击，在乌兹别克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总统卡里莫夫在 2004 年 4 月 29 日表示，武装分子来自巴基斯坦。他们在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过程中穿越了三个国家。虽然卡里莫夫没有具体点名，但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明了他所指的三个国家是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如果他的指控无误的话，制造这次袭击的是藏身在巴基斯坦南瓦济里斯坦的 IMU 的残余分子。

夏季袭击发生在 7 月底。据报导，7 月 31 日下午，美国和以色列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大使馆外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两名为使馆工作的当地人丧生。同时，乌兹别克斯坦总检察

长办公室也遭到炸弹袭击，并造成人员死伤。这三起爆炸的间隔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三名恐怖分子使用了“自杀性腰带”，并当场毙命。据悉这与乌兹别克斯坦对 3 月恐怖袭击活动的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有关。2004 年 7 月 26 日，这些犯罪嫌疑人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对其审判中供认：美国、以色列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一直在他们的袭击目标之列。一个鲜为人知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在网上说：“许多兄弟正在受到审判”，并发誓对“叛教政府及其美国盟友报复、以及不忠的犹太人的震慑”^[16]。

有消息说，IMU 再次在费尔干纳地区活跃起来，地下组织伊扎布特也在积极地进行招募活动的工作，一些小的分支组织开始变得日益激进，这可能表明伊扎布特正日益从一个积极向穆斯林信仰者传输“和平圣战”思想的组织向类似 IMU 的暴力恐怖组织转变。爆炸事件发生后，IMU 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都发表声明，对事件负责。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新闻处 2004 年 7 月 31 日下午发布消息称，爆炸事件的幕后组织者是解放党（伊扎布特），指控该组织企图在中亚进行“伊斯兰革命”，但伊扎布特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并指责政府滥捕无辜。当地的宗教领袖则一再告诫政府：“瓦哈比分子”应对所有的恐怖袭击负责。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鞑靼斯坦的宗教领袖，他所谓的“穆斯林的法西斯主义”，指的就是“瓦哈比分子”。事实上，伊扎布特、“瓦哈比分子”、IMU，甚至包括苏菲派，在中亚经常被混为一谈。一位俄罗斯伊斯兰问题专家早就指出：“‘瓦哈比分子’是无知的人们用以描述相互间极为不同的穆斯林组织的用语，一般说来，任何批评官方教职人员的人都被说成是‘瓦哈比分子’。”^[17] 在我们看来，“瓦哈比”是一种宗教极端思潮，与极端组织伊扎布特、IMU 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瓦哈比”作为一种来自沙特的原教旨主义思潮，直接影响着当代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组织

伊扎布特,或者说,伊扎布特的原教旨主义精神可以归根于“瓦哈比精神”。此外,对 IMU 组织结构和首领都已比较清楚,而对人人喊打的伊扎布特,其组织及头子,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这类问题搞不清楚,乌兹别克斯坦,特别是费尔干纳的伊斯兰运动情况也只能若明若暗。

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这两轮恐怖袭击,一般认为,既是针对乌兹别克斯坦现政权,更是指向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伊斯兰人民的敌人”。据一位同极端组织关系密切的“消息灵通人士”说:“这与政治相关,与宗教无关,一旦美国驻军撤走,这里就会恢复平静。”^[18]而人权组织则认为,在乌兹别克斯坦恐怖袭击的背后是人们对极端贫困和卡里莫夫政权上台以来的专制和镇压行为不满^[19]。以上几种说法其实是从不同视角得出的各自的结论和预测,或许都有点道理,或许都有点片面性。总之,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要全面准确地把握还须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

3. 南瓦济里斯坦: 中亚恐怖分子的最后藏身地

南瓦济里斯坦位于与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西北群山中的部落区。部落区全称是“联邦直辖部落区”,面积约为 2.7 万平方公里,住着约 350 万普什图部落族人。部落区根据不同家族和地域分为 7 个特区和 6 个县,其中南瓦济里斯坦特区生存条件最差,鲜有外人涉足。由于与阿富汗在地缘、历史和文化上极为接近,2001 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南瓦济里斯坦便成为“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势力藏匿和开展活动的地方,本·拉丹、奥马尔等恐怖头目很可能也藏身于此。据巴基斯坦官方估计,目前,盘踞在南瓦济里斯坦的外国武装分子多达六七百名,其中既有塔利班分子,也有来自中亚的 IMU 残余分子、车臣恐怖分裂武装和“东突”亡命之徒。他们在部分部落族人的庇

护下,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恐怖训练营。他们还私造枪械、打家劫舍、袭击军警、拦路抢劫,把原本民风淳朴的部落区搞得乌烟瘴气。

经过与当地部落长老协商,巴基斯坦政府近年来在部落区部署了7万至10万重兵,多次围剿恐怖分子,2003年3月、6月和9~10月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恐军事行动。“东突”头目艾山·买合苏木2003年10月2日就在一次围剿中被击毙。问题是,部落区没有行政、司法、警察等机构,人们按照多年形成的习惯来规范部落区内的秩序。各部落按血缘关系细分为次部落、宗族和家族,家族是部落区最基层的组织形式,部落区有数百个家族。扣押两名中国工程师的马哈苏德家族是当地最大的一个家族,其势力已延伸到部落区外。在部落区分别由酋长、长老、头人和族长自主管理,容不得外人干预。部落各级头领的产生方式为神秘,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既不是世袭制也不是推选制,也不像有些谣传所说的由年纪最大的人出任。在部落家族里,评论某人是不是普什图人,重要的不是看长相、语言和习俗,而是看他是否能够严格遵守“荣誉规则”。这种情况是长期历史形成的。1849年,英国殖民者接触到部落区内的居民,但普什图部落坚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宗教文化传统,拒绝接受英国人统治。1878年,英国人在开伯尔设立特区,允许部落族人自治。此后,现今的各特区相继成立,当局也与部落头领签订了一系列协议。1901年,当局设立西北边境省,部落区开始由“中央”直辖。194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时独立。次年,巴联邦政府在本努与各部落签订协议,部落区正式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同时沿袭以前政府所签协议。现在,巴基斯坦有600多项法律,只有44项在部落区适用。政府驻部落区的政治代表同各部落打交道需通过其传统大会,部落区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20]。此外,穆沙拉夫政府反